

「跨疆越域的追尋：
2007 年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 年 6 月 9、10 日

印尼西加華人歷史意識的重建與華語文教育的復興

楊聰榮(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

摘要

位於印尼婆羅洲島上的西加里曼丹華人，有個與印尼爪哇島上的華人不同的歷史意識。在西加里曼丹，華人在這個地區的活動可以追溯到數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歷史，中國與原來的土著王國有長期的朝貢及貿易關係，早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已經在此定居，華人被認為是本地族群，得到土著王國的應許建立自己的家園，曾經在此建立最早的共和國——羅芳共和國，在反抗殖民統治身先士卒，與其他本地土著並肩投入印尼共和國獨立革命，是印尼既能長期保有中華文化傳承，而又能為當地土著接受的成功典範。不幸的是，長達半世紀的蘇卡諾時代及蘇哈托時代都壓抑西加華人特性的發展，這種歷史意識被塵封在老輩的記憶中。現在民主化時代來臨，西加華人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他們重新組織鄉親，重建華人社群，也使得西加華人的歷史意識有重建的可能性。現在鄉親組織努力的焦點是下一代的華語文教育，而支持這個華語文教育背後的動力，卻是西加華人獨特的歷史意識。西加華人的例子，使我們得以再度檢驗海外華人性傳承的問題，以往有「沒有僑教，即無華僑」，現在重建的歷程顯示獨特的地方華人意識，成為新的華人社群復興的力量。華語文教育如何回應這種地方獨特歷史意識的問題，值得深思。

關鍵詞：印尼、西加里曼丹、歷史意識、華人、華語文教育

一、前言

許多華人社會或華文教育的研究，會受到晚近民族主義國家興起後的國家疆域的影響，以一個國家為範圍，做整體性及綜合性的討論。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對多數地區而言，現代國家對華人社會或華文教育的政策做為，深深地影響該地華人社會，也對華文教育的發展起了主導性的作用，成為最具有研究意義的範疇。然而，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研究，很容易忽略掉某些特定區域的特殊性。

我們過去在研究華人社會時，總是不免以國家為單位，如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或者印尼華人等等。仔細檢查相關的論題，便會發現對於特定國家，經常會發生一國普遍的情況，難以涵蓋某些特定地區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國土不連續的情況最為嚴重，例如在馬來西亞，多數針對華人社會的討論是以西馬為主，而東馬的情況與西馬很不相同，以最常見的族群問題而言，東馬的族群問題顯得複雜許多，問題不再祇是華人與掌握權力主流的馬來人之間的問題，歷史脈絡也不相同。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西加里曼丹也是這樣的情況，過去關於印尼華人社會的討論，主要是以分布在爪哇島的華人為主，有些研究甚至是以雅加達地區的華人為代表。然而西加是華人聚居的地區，華人到西加地區的歷史很早，這種情況就很難以爪哇的情況來理解西加的華人。我們應該將西加華人自成一格的情況加以討論，

二、西加里曼丹華人社會的特殊性

西加里曼丹在印尼來說祇是一個小地方，西加里曼丹不過是印尼在婆羅洲島加里曼丹地區的四個省份之一，是印尼三十三個省之一。以面積而論，應該也不算小，約 146,807 平方公里，與台灣相比是台灣島面積的三、四倍大，但是整個西加里曼丹不過祇有三佰多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祇有 26 人，在印尼這個人口位居世界第四大的國度而言，論人口及重要性而言是在印尼是排不上名。在印尼整個婆羅洲島都算是地廣人稀的地方，因為缺乏大都市，在印尼的全國性報導中，這個地區經常被略掉，沒有重要的新聞會經常在頭版中出現。西加里曼丹是個族群、宗教及語言都很複雜的地方。以種族來說，主要有達雅族、馬都拉族、馬來族、華人等，達雅族是當地最大的族群，沿海及內山還有不同的原住民散居。以宗教來說，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孔教是主要的宗教。

婆羅洲固然是印尼的五大島之一，也是世界第三大島，有面積龐大的熱帶雨林。但是屬於印尼的加里曼丹祇是該島的一部分，約佔三分之二的面積。在婆羅洲的

北部，還有馬來西亞與汶萊的領土。其中西加里曼丹接連著東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從西加里曼丹到沙撈越，乘公車即可到達，兩國之間可以互通，這方面的意義在後面還會討論。是全省共分為兩個市和 8 個行政區，卡普阿斯河是印尼境內最長的河流，全長約 1038 公里。

然而若就華人社會而言，西加里曼丹是印尼華人定居較早、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西加里曼丹舊稱西婆羅洲，據 1999 年印尼官方公佈，西加里曼丹華人占西加里曼丹的 17%，比較全國人口平均，華人約佔 2% 或 4%，西加里曼丹的確是華人聚集的地方。由於華人在本地比較集中，是印尼各地華人少數唯一選得出華人國會議員的地方。目前，西加里曼丹已有一位華人當選為印尼國會議員，名為林冠玉，也有 4 位華人當選為省議員，還有 10 位華人當選為縣市議員。在西加里曼丹省議會選舉 5 名地方代表出席印尼人民協商會議時，特別規定其中必須有 1 位是華人，到目前為止，印尼其他各省不太可能會給予華人如此的政治待遇。

就地理環境而言，西加里曼丹是個天氣炎熱的地方，因為赤道線貫穿其中，又稱「赤道上的土地」。西加里曼丹屬熱帶氣候，日平均氣溫在 22 到 32 攝氏度之間，終年都是夏天，祇有雨季和乾季的分別。因此西加里曼丹有很大面積的熱帶雨林，熱帶雨林面積為約一千萬公頃，全境約百分之六十五都是熱帶雨林。沿海地區較平坦，內陸多山地和高地。華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帶，但是內陸山地也有華人分布。主要農作物有橡膠、椰樹、咖啡、丁香和胡椒，蔬菜和水果的種類有紅毛丹、木瓜、木薯、橘子、波蘿、西瓜和榴槤，花卉品種有白蘭花、黑蘭花、紅棕櫚和大王花。許多農產品的通路是由華人經營，這些物產成為當地收入的主要來源。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主張應該將西加里曼丹的華人社會，當成是一個自成一格的地區來討論，在這裡祇做一般性的描述。西加里曼丹是印尼華人定居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是印尼華人最集中的地區，根據 1999 年印尼官方公佈，西加里曼丹省華人占全省總人口的 17%，大約有八十多萬人，也是除了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華人的組成以客家和潮州人居多，語言以客家話為主，潮州話次之。我們歸納西加里曼丹的華人社會，在印尼的華人社會中別具一格，其中最大的不同可以分為一下三點來說明。

首先就族群關係而言，西加里曼丹的華人是被本地社會接受為本地原住民之一，這種待遇就華人在印尼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印尼政府批准西加里曼丹於 2001 年開始實行自治，這是印尼政府在民主化之後，將中央權力下放，使地方得以考慮地方特殊情況施政。當時西加里曼丹的三大民族達雅族、馬來族、華族達成了一致協定，認定西加里曼丹的華人是當地原住民之一，因此在各方面施政必須考慮族群的和協與平衡，這幾乎是印尼其他任何地區的華人難以想像的

情況。

其次在華人參政的議題而言，西加里曼丹也展現截然不同的景緻，華人參政不僅是實力問題，也是被當地社會接受的共識。在西加里曼丹的地方政治，華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市，由於華人約占 30% 左右，因此互相協調，規定副市長一職必須由華人擔任。而西加里曼丹第二大城市山口洋市，則因為華人占 60%，因此協調後規定市長一職必須由華人擔任。除了行政長官有保障，地方的民意代表也很有機會。西加里曼丹現在已有一位華人當選為印尼國會議員，4 位華人當選為地方議員。

最後，西加里曼丹的兩個大都會，坤甸及山口洋都是印尼境內少數華人人口比例很高的城鎮，要發展中華文化而得到認可，兩大都會都有條件。西加里曼丹的省會是坤甸(Pontianak)，剛好位於赤道線上，一般估計華人人口約佔三分之一。坤甸市被卡江一分為二，一邊是以潮州話為主，另一邊是客家話為主。坤甸市約有人口大約六十幾萬人，是西加里曼丹省的經濟、政治中心和最大城市。山口洋是西加里曼丹的第二大城，華人的比例更高，一般估計約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是華人，是印尼境內華人比例最高的城鎮，山口洋市內各種華人廟宇很多，充滿著濃厚的中國風味。

三、西加華文教育的復興

本人是在 2006 年 12 月 10 日起，帶著兩位研究生，赴西加里曼丹從事田野調查，其中調查的重點即是西加里曼丹華文教育的復興。調查時間祇有一週時間，這是最主要受限於上課時間，然而本人長期關注西加里曼丹的發展，收集相關資料及訪問有關人士是長期進行。而目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有研究生以西加里曼丹為研究地點，也有其他大學的研究生來校旁聽，也從事相關的研究。進行現場考查的時間雖短，因為事先聯絡，得到特別關注西加里曼丹的華文教育問題的機構的協助，因此進行尚稱順利。以下是對華文教育復興的大致情況，這個部分的資料將以口頭報告補充資料。

西加里曼丹華文教育的發展，根據當地支持華文教育人士的簡述，是在 1999 年 8 月 19 日由坤甸孔教會首創中文補習班開始(伊人，2006: 35)。這個時間點是在施行同化政策的蘇哈托政權下台，印尼開始民主化的歷程之後。之後西加里曼丹的華文教育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首先是補習班性質的華文班，列得出名字來的有專能華文補習班、希望補習班、新苗華文補習班、漆樹港新力華文補習班、振強民望補習班、華友中文學習班、貝氏華文補習班、楊氏華文補習班、利達華文補習班、自立華文補習班...等等。

接下來是學校成立補校，開辦華文班。其中 2001 年 5 月 1 日開幕的塩町新港印華公學華文補校具有指標性的作用，象徵華文教育得到官方及民間社會共同的認可。許多私立中學也開始成立華文課，如坤甸中學、依馬內利中學、保祿中學、善牧中學、山口洋巴利多中學等。另外，以非華人學生居多的 Taruna Bumi Katulistiwa 高中，也開設華文課，換而言之，華文教育重新復興，得到當地華人社會的支持以及當地非華人族群的接受。也有比較偏遠的地方有熱心華教人相繼在地方上成立華文班，包括高杯山、橫屏山、百富院、大完肚、竹頭喃、榕樹仔、五條港、福律、松柏港等地都有，可以說學習華文的風氣已經普遍，因此往偏遠地區發展。

四、西加華文教育復興的背後原因

仔細探究西加華文教育的發展，即可知道在西加里曼丹的華人社會與印尼其他地方確有不同。在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在外地的西加華人在民主改革時代，努力組織不同性態的社團，包括基金會、鄉親會及校友會等，其關心的重點，其中之一即是其家鄉西加里曼丹的華文教育（吳坤發，2006: 33）。

在印尼的蘇哈托政權期間，印尼政府採取全面同化的政策，凡是華人組織一律不得存在，當蘇哈托政權倒台以後，華人社團開始成立，其中出身西加里曼丹而旅居雅加達的聯誼性社團紛紛成立，如旅椰昔加羅鄉親會、旅椰直木港鄉親會、旅椰東萬律鄉親會等等。與其他地區的鄉親會及同鄉會比較不同的是，除了地區性的鄉親會以外，西加華人也成立關懷全區性的社團，以關心家鄉問題為主，其中華文教育都是關心的重點，這其中比較大的是赤道基金會及山口洋及環近地區旅椰鄉親會，同時原來的華文中學校友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旅椰南中校友會、旅椰坤甸振強校友會、旅椰坤甸華中校友會等等。

在討論西加里曼丹的華文教育，必須提到赤道基金會所扮演的角色。赤道基金會是西加里曼丹地區旅居雅加達的華人成立的一個基金會，屬於鄉親會或是同鄉會的性質，旨在關心他們的故鄉西加里曼丹各方面的發展。目前其中的重點是華文教育的發展，並且將重點放在扶持貧困學童，提出了扶貧教育工程。這種以基金會為核心的運作方式，做為推動華文教育的動力，是符合華人意見領袖的建議（李卓輝，2004：298-300）。

五、西加華人的歷史意識

根據本人在西加里曼丹的田野研究，以及分析印尼本地相關的文獻，本人認為，造成西加里曼丹華人對於華文教育的支持，背後有個強大的動力，是西加里曼丹華人的歷史意識。這種華人的歷史意識，並不是能在許多華人社會中找到。主要

的原因，許多地區的華人是後來的移民居多，後來的華人對過去的歷史一無所知，也無興趣，是很難產生本地的歷史意識。而過去一段時間，在海外地區發展本地華人的歷史意識，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因此在一個地區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是比較難得的地方。

西加里曼丹能發展出本地華人的歷史意識，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本地缺乏高等學府協助發展歷史研究，本地也缺乏良好的升學管道，供本地學子有機會學習到本地文史。然而到了西加里曼丹，卻很容易發現，本地有各種歷史議題流傳，是眾所皆知的事。西加里曼丹能有本地華人的歷史意識，主要還是因為西加里曼丹的華人處在華人長期移民的聖地之上，華人歷史一直流傳下來。

以早期歷史為例，雖然多數華人未能確實說出早期華人移居西加里曼丹的歷史，但多數人提到一個名為「宋宮」的地方，據說是宋朝時候華人移民到此地的後裔，至今還保存著華人意識，該村落的村民與當地的達雅族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不會講華語，但他們卻認定自己是華人後裔，也保持著一些華人的風俗習慣。關於「宋宮」的確切位置，本人在從事調查期間，聽到了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在西加里曼丹省三發縣一帶的山區裏，也有的表示是在波羅洲的內陸地區。這種情況顯示，多數人有聽過相關的事蹟，卻未必親自明白此地的情況。但是這個說法的流傳本身顯示了西加里曼丹華人社會的歷史意識。

影響西加華人歷史意識的歷史事件，最著名的應屬「蘭芳公司」，其首領羅芳伯因此成為著名的華人傳奇。本論文在這裡將重點放在「蘭芳公司」，其實在西加里曼丹的歷史事蹟仍有不少，都是影響西加華人的本地歷史意識。但是比較起來，似乎沒有比「蘭芳公司」的事件更富有傳奇性，因此將重點集中「蘭芳公司」，做為一個分析的個案，用以理解影響西加華人歷史意識的歷史事件，如何至今仍然影響本地華人。

「蘭芳公司」在歷史上應如何定位，歷史學界到現在為此的看法仍然很分歧，有人認為這是歷史上出現過少有的華人建立的現代共和國家，即「蘭芳共和國」，也有人認為被稱為「共和國」是誇大其辭。筆者對這個議題有自己的看法，在此限於篇幅，難以完整論述，簡要來說，查證可能的資料，仍建議以「蘭芳公司」之名稱之，但是其時名為「公司」，可能具有地方政權的意味，如果將其定位為一個華人政權，仍然是比較可以接受的想法，至少從當時的文獻來看，荷蘭人確實視為華人政權。對照當時東南亞地區的政治結構，稱之為一個小王國(kerajaan)也無不可，因為當時小王國林立，土王(sultan)各有其勢力範圍，「蘭芳公司」無疑是被當地社會視為同樣的一個王國，羅芳伯則是一個廣為眾知的土王。

這個政權應該稱為「蘭芳公司」還是「蘭芳共和國」，我們應該綜觀不同的說法。

「共和國」的說法似乎主要來自荷蘭方面及從荷蘭方面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十九世紀的西方學者無論對婆羅洲華人公司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都稱公司為「共和國」，主要是指公司在西婆羅洲境內的獨立自治而言(高延，1996)。中國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如羅香林極力主張公司是「完整主權之共和國」，李學勤，田汝康、溫廣益等則認為公司不是國家機構，不具備國家職能，因而不能說是共和國(溫廣益，1990)。

「蘭芳公司」還是「蘭芳共和國」，根據不同的資料來源，似乎兩者都存在。由當地的資料來看，本地保存比較多可以支持「共和國」的說法。歷史學家羅香林的著作《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其中所提供的資料顯示，當地應有使用「共和國」的名號，「蘭芳公司」於1776年建立了「蘭芳大統制共和國」，這一年定為蘭芳元年。當地仍有「蘭芳大統制共和國」發行的錢幣流傳，也有其他相關的遺物。同時當地對於這種性況也有解釋，可能的解釋是認為當時羅芳伯等人仍保留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因此在對清朝時不敢稱國，仍保留以「公司」名義，而在當地則使用「共和國」、年號等具有政權意味的名稱。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婆羅洲的華僑人口增加，本來是由鹿邑(Monterado)開始，在1823年荷蘭人控制西婆羅洲之前，平均每年約有3,000名中國人移居此地。當地也成立了比較多的華人公司，有十幾個公司，後來組成了和順公司。根據記載，羅芳伯和同鄉渡海航抵坤甸(Pontianak)時，當地已經有十數家客家金礦公司在採礦。羅芳伯即是到所屬東萬律(Mondor)一帶，從事金礦的開採。可是後來和順公司的資料並不多，也沒有什麼名氣，甚至沒有什麼著名的領導人被一般人叫得出姓名。相反的，羅芳伯及蘭芳公司則是名聲響亮，眾所皆知。

綜合各種資料，羅芳伯(1738-1795)應是確有其人，但是中國方面能提供的資料有限，主要是羅香林提出來的羅氏族譜的資料。羅芳伯是中國廣東省梅縣石扇堡人，原名羅芳柏，羅芳伯是後人對他的尊稱。生於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乾隆三十七年(西元1772年)，羅芳伯鄉試不第，「乃懷壯遊之志」，漂洋過海，登上婆羅洲島。羅芳伯「自幼學文習武為群兒冠」，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出眾的組織才能，在坤甸一帶華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華人同鄉推舉為領袖。

華人先輩在西加里曼丹一步一個腳印，用血淚譜寫的篇章，是一部絢麗多彩的歷史。其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有很多華人來到加里曼丹島謀生。他們大都集中在該島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帶打工。有的在農村種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則在山區開採石油和煤炭。當地的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由於路途遙遠，他們得不到祖國的關心和照應，為了生活，他們需要團結互助，於是組織了不少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後來這些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以東津為首府的蘭芳公

司。「蘭芳公司」的前身是「蘭芳會」，羅芳伯到了東萬律最先建立的是蘭芳會，一個以保護華人社團為業的組織，主要的對手是天地會。經過多次交手，天地會滅亡，蘭芳會發展壯大。觀察「蘭芳會」的結構，其實更接近幫會，是幫會的性質比較濃厚，後來才演化為具有政權性質的「公司」組織。

西方學者將「蘭芳公司」稱為「共和國」，也有其基礎。「蘭芳公司」內部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基本上是全民皆兵，平時分散各地從事生產，戰時集中起來禦敵，首領是以選舉產生。1886年被荷蘭所滅，「蘭芳共和國」共存在了110年。蘭芳國110年歷史中，前後共有12位元首。元首的更迭，用的是一種介乎于民主選舉和禪讓的形式。即使「蘭芳公司」，仍然是以華人社會常見的族長制的名號，但仍被荷蘭認為是具有現代政權意味的組織。

羅香林的《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清乾隆年間，廣東嘉應州有羅芳伯者，僑居南洋婆羅洲（Borneo）西部之坤甸（Pontianak），墾辟土地，策眾採礦，並助土著蘇丹，平定禍亂，一時僑民多歸依之。東征西討，所向披靡，蘇丹知勢力不敵，因分土而治。芳伯乃為之奠都邑，定官制，修軍備，開商場，興礦冶，撫民庶，建元蘭芳，建國號曰蘭芳大總制。受推為大唐總長，蓋為一有土地、人民與組織，及完整主權之共和國焉。」。羅香林也指出：「蘭芳大總制與美利堅合眾國，雖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異，然其為民主國體，則無二也。」（羅香林，1961）。

「蘭芳公司」到底有多少人？控制多大面積的土地？從當時的資料來看，其實是十分模糊不清。我們可以猜想是一直在變化中，以致於很難估計。羅芳伯和他的夥伴，協助當地蘇丹平了土著人的叛亂，得到了蘇丹的嘉獎，因此將東萬律劃歸羅芳伯管轄，這塊地方據估計應有10多萬人歸附，其中有華人數萬，也有不少土著。「蘭芳公司」南北幾十公里的產金地，成立了巨大的經濟實體，公司成立後，羅芳伯一個個收拾了當地四分五裂的各種華人團體、商會、村寨，成為一個大規模的組織，才會被稱為「共和國」。

這時「蘭芳公司」已經慢慢脫離了先前幫會的狀態，正式以有現代組織的面目出現。有意思的是，雖然羅芳伯被當地人視為一個土王，但羅芳伯卻始終沒有稱王，由各代表商議建立的體制稱為「蘭芳大總制」，羅芳伯被稱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蘭芳公司」是否在名義上保持內外有別，不得而知，須受有進一步的研究，然羅芳伯向北京派遣使者前去朝貢，仍然使用的是「蘭芳公司」的名義。

按照《羅芳伯傳》的說法，當地統治者蘇丹與羅芳伯簽約割讓土地給蘭芳自治，地方開闊，「其所割讓的土地，計東界萬勞，西界卡浦斯河，南界大院、上侯、雙溝月之線，北界勞勞、山口洋、邦戛之線，縱橫數百里」。羅芳伯任總長19

年，於 1795 年在西加里曼丹病逝，終年 58 歲。東萬律叢林中的「羅公芳柏之墓」，墓柱下石刻的《羅公史略》，應是其蓋棺之論，其中清楚地寫道：「羅公芳柏、廣東省梅縣石扇堡人。…定鼎東萬律，創建蘭芳公司基業。」這「定鼎」一詞，微妙地表達出事物的模糊性，可以說是定都，也可以說是定總部的所在地。

當時荷蘭殖民者聯合東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帶發動武裝侵略，直到 1886 年，見清廷衰敗，荷蘭才大舉進攻蘭芳，滅掉了這個華人在海外建立的國家。雖然蘭芳公司無法持續，但自此華人有個很清楚的歷史意識，即是以蘭芳公司及羅芳伯為核心所塑造的神話，表示華人為了對抗荷蘭人也是有很大的犧牲。西加里曼丹的華人後來都可以與當地的達雅族人及馬來族人平起平坐，華人被認同為西加的原住民族之一，實際上是有這個歷史事件發展而來。

六、結語

本論文由華文教育的發展來看華人社會的特性，本論文先由西加里曼丹的華人社會的特殊性入手，發現西加里曼丹的華人社會因為移民開始得早，加上華人比較集中，使得西加里曼丹成為在印尼社會中一個獨特的地方。經過當地的實地研究及田野調查，知道西加里曼丹目前在華文教育的推展上的情況。本人認為這種情況是西加華人共同努力支持華文教育的結果。然而支持華文教育的背後，是當地的華人歷史意識的發展。本人因此以「蘭芳公司」的相關歷史事蹟為分析對象，討論歷史意識如何發展，成為支撐西加里曼丹華人社會發展華人特性的主要動力。

參考文獻：

Chen Xiurong, *Regional Imbalance in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Crop Farming in Indonesia: A Study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in Java, Sumatra, and Kalimantan*, Jakarta: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Press, 1998.

Tien Ju 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Research & Resource Centre, SUPP Headquarters, 1997.

伊人，〈植根本土，垂蔭處處：淺談西加華教的發展及其動向〉《赤道基金會九週年紀念特刊》，Jarkarta: Yayasan Bumi Katulistiwa。頁 35-36。

吳坤發，〈但願華文更上一層樓〉《山口洋地區鄉親會雙月刊》(Majalah Dwiwulan Permasis), 2: 33, (2006 年)。

李卓輝，〈設立教育基金會培育印華各業人材〉《民主改革時代政治風雲：印尼從 1999 年走向 2004 年大選政論文集》。雅加達：聯通書局出版社，2004 年。

房漢佳，〈砂拉越三馬拉漢省打馬庚鎮的多元文化客家社會〉《風下》，第 530 期，

2006 年。

林漢文，《卡布阿斯河》。台北：瀛舟出版社，2002 年。

高延，袁冰陵譯，《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1996 年。

張永和、張開源，《羅芳伯傳》。雅加達：和平書局，2003 年。

楊國豪，〈西加旅外華人的鄉土情結〉《赤道基金會九週年紀念特刊》，Jarkarta: Yayasan Bumi Katulistiwa。頁 24-25，(2006 年)。

溫廣益，〈羅芳伯—西加里曼丹蘭芳公司創始人〉《南洋客屬總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1990 年。

羅香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香港：1961。